

倾诉人:晨曦 年龄:34岁 性别:女 职业:公司职员 倾诉方式:微信 记录整理:婧文

别为“光环滤镜”赌上幸福

作为家境优渥的独生女,我曾以为博士前夫陌凡的“刻苦”会转化成对我的疼惜——他从外地考学扎根徐州,学历光鲜、工作稳定,足以撑起我对婚姻的期待。可当我放弃“门当户对”的真心,一头扎进这场被“高学历光环”包裹的婚姻后,才在柴米油盐、生子换房的考验里看清:他把抠搜当生活常态,把暧昧当理所当然,连离婚时都只盯着“少出抚养费”。原来不爱你的人,再亮眼的履历,也撑不起一场真心相待的婚姻。

被“高学历光环”晃了眼,我推开了身边的“门当户对”

28岁那年,我在徐州一家国企做行政,父母早已为我备好市区的房子,身边还有个追了我3年的男同学阿哲——他家庭条件和我相当,记得我不吃香菜、爱喝焦糖玛奇朵,每次出差都会带我喜欢的手信。可朋友介绍陌凡时,我还是动了心。

陌凡穿白衬衫戴黑框眼镜,说起自己从农村考到985大学,再读到博士的经历时,眼里有我没见过的“韧劲”。“我以前连县城都没出过,现在在公司做工程师,以后肯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他说这话时,我完全没在意他旧皮鞋上的划痕,也没多想他提了3次“你家在徐州人脉广,以后能帮我不少”。

阿哲得知我要和陌凡在一起,特意约我喝咖啡:“他连你生日都记不住,上次你说感冒,他只让你多喝热水,这样的人真的靠谱吗?”可我那时满脑子都

是“博士多难得”,反驳道:“他是忙学业忙惯了,不懂这些细节,以后会改的。”

父母也劝我:“他家在外地,没房没存款,你嫁过去要多操心。”我却拍着胸脯保证:“我家又不缺这些,只要他人好就行。”结婚时,我没要彩礼,没买钻戒,连婚礼都是按最简化的方式办的——陌凡说:“没必要铺张,以后用钱的地方多。”我竟觉得他“务实”。婚后住进父母准备的一室一厅,水电费、物业费都是我缴,他每月只拿出2000元当“家用”,还说:“我要攒钱,以后给你换大房子。”我信了,甚至在他说“你爸妈条件好,偶尔贴补我们很正常”时,也没觉得不对。现在想来,那些被我忽略的“不对劲”,早就是婚姻裂开的第一道缝。

结婚后又抠又冷漠,他的习惯藏着不爱我的证据

结婚第二年,我怀孕了。孕早期反应大,吃什么吐什么,想吃些新鲜樱桃,陌凡拿着超市价签皱眉头:“38元一斤?太贵了,草莓才10元,买草莓吧。”可转头他就给自己买了个价值千元的机械键盘,说:“工作要用。”

我产检时,他只陪过两次——第一次说“项目赶工”,第二次说“要陪领导吃饭”,每次都是我妈陪着我排队、拿报告。有次我抽血后头晕,给陌凡打电话,他却在电话里说:“你别娇气,我妈当年怀着我还下地干活呢。”我挂了电话,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哭,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。

生孩子那天,我疼了十几个小时,陌凡在产房外刷手机。孩子出生后,他只抱了5分钟就说:“我得回去写报告。”留我和我妈在医院忙前忙后。出院时,我妈给孩子买了满月酒的衣服,陌凡看到了又念叨:“买这么多干吗?穿不了几次就小了。”我忍不住反驳:“这是我妈给外孙买的,没花你钱。”他才不吭声。

孩子半岁时,我看着拥挤的一室一厅,跟陌凡商量换房:“新城片区有个学区房,首付大概80万元,我家出50万元,你家出30万元,以后孩子上学方便。”他却突然变了脸:“老家要盖房,我得给我爸妈寄钱,没多余的钱。”我愣住了,之前他从没说过老家要盖房。后来我旁敲侧击问他老家的亲戚,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——他只是不想出钱。

更让我心寒的是,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了暧昧信息。有个女同事跟他说:“加班太晚,你能送我回家吗?”他回复:“没问题。”还有个女同学发:“我最近心情不好,想找你聊聊。”他秒回:“明天中午请你吃饭。”我拿着手机问他,他却满不在乎:“就是普通朋友,你别小题大做。”为了孩子,我咬着牙忍了,可他却变本加厉——去年冬天,他说“要去上海出差”,我却在他行李箱里看到了女性护手霜,后来查他机票,发现目的地是他前女友所在的苏州,时间正好是周末。那一刻,我知道这段婚姻再也撑不下去了。

离婚时的抚养费之争 撕碎了他的“完美”标签

我跟陌凡提离婚时,他没有惊讶,也没有挽留,第一句话就是:“孩子归你,我每月能出1500元抚养费,多了没有。”我当时气得手都抖了:“你一个月工资两万多元,只出1500元?孩子的奶粉、尿不湿哪个不要钱?”他却振振有词:“我要还‘房贷’(其实他没买房),还要给我爸妈养老,1500元已经不少了。”

后来我找了律师,律师说按他的收入,每月至少要出3000元抚养费。陌凡知道后,突然说:“我可以净身出户,家里的东西我都不带,但抚养费得降到1200元。”我看着他算计的样子,突然觉得特别可笑——原来在他眼里,孩子的成长还不如省点钱重要,我们这几年的婚姻,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场“能省则省”的交易。

办理离婚手续那天,天特别冷。陌凡签完字,还在跟工作人员确认:“我以后看孩子,能不能再少出点抚养费?”我没再跟他争辩,只是抱着孩子转身就走。走出民政局,我妈过来牵我的手,说:“以后有爸妈在,咱们好好过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松了口气——我终于撕碎了他的“高学历光环”,也终于明白:真正的幸福从不是靠学历、履历撑起来的,而是有人愿意把你放在心上,愿意为你花钱、为你花时间,愿意和你一起扛起家的责任。

现在我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,工作之余陪孩子读绘本、逛公园,偶尔阿哲会来帮我修修家电、送点水果,但他从不多说什么,只是说:“有需要就找我。”我不再羡慕别人的“光鲜伴侣”,因为我知道:别为那些虚无的“光环”赌上自己的幸福,真心待你的人,才值得你托付一生。

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